

【文化观】

重阳雅韵：在古画中邂逅陶公与菊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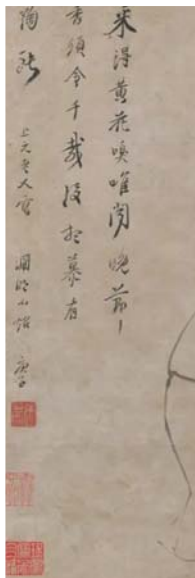
□魏益君

“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”，当金风送爽、丹桂飘香之时，重阳佳节翩然而至。这一承载着千年文化底蕴的节日，向来是文人雅士登高望远、赏菊赋诗的良辰。而在那泛黄却韵味悠长的古画长卷里，唐寅的《陶潜赏菊图》、张风的《渊明嗅菊图》、张鹏的《渊明醉归图》如三颗璀璨星辰，照亮了陶渊明与菊花在重阳时节交织出的雅韵。

明代唐寅的《陶潜赏菊图》（现藏于上海博物馆），是一幅描绘田园逸趣的重阳闲情图。唐寅，字伯虎，明代著名画家、书法家、诗人。画面中，陶渊明身着一袭宽松素袍，头戴葛巾，安然坐在一片繁茂的菊花丛中。他手持酒杯，状态很是宁静与满足，似在细品这重阳佳节独有的悠然。画中的菊花色彩艳丽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向陶渊明低语秋



▲《渊明醉归图》
▶《陶潜赏菊图》
▼《渊明嗅菊图》



日的故事。远处山峦连绵起伏，云雾如轻纱般缭绕其间，营造出一种宁静悠远的氛围。唐寅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和灵动鲜活的色彩，将陶渊明在田园赏菊的闲适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，让人仿佛穿越时空，感受到重阳之时田园的宁静与祥和。欣赏这幅画，我仿佛看到陶渊明远离了尘世的喧嚣与纷扰，在这片菊花的世界里找到了内心的归宿。他以一颗淡泊名利的心，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，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，让我深受触动。

明代画家张风的《渊明嗅菊图》（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），于细腻感知中展现重阳情思。张风，明末画家，尤以白描人物画著称。作为张风传世代表作之一，该作品曾参与2021年故宫“林下风雅”特展，与唐宋名迹同列展出。画面聚焦于陶渊明嗅菊的瞬间，他将脸凑近一朵盛开的菊花，微微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陶醉的神情。那专注的神态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和眼前的这朵菊花，尽显对菊花的深情厚意。看着这幅画，我不禁想起陶渊明对菊花的钟爱。菊花在他眼中，不仅是花卉，更是他精神的寄托和象征。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”，张风借陶渊明典故抒发高洁志向，自题诗中“相慕有陶张”既表达对陶渊明的追慕，亦隐喻自身气节。

明代画家张鹏的《渊明醉归图》（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），是浪漫醉意中的重阳情怀。张鹏，字应秋，号云程，福建瓯宁人，擅人物、山水，兼工花草、翎毛。画面描绘了陶渊明在重阳节与友人赏菊饮酒后，醉意朦胧归家的场景。他脚步有些踉跄，但脸上却洋溢着满足和愉悦的笑容，尽显重阳佳节的畅快与惬意。身旁的童子手持一枝菊花，小心翼翼地搀扶着陶渊明，画面温馨而动人。欣赏此画，似能看到陶渊明欢聚之后口中念念有词，或许是在吟诵着刚刚创作的诗句。他在醉意中，忘却了世间的烦恼和忧愁，只沉浸在这美好的重阳之夜。张鹏的这幅画，以浪漫的笔触描绘了陶渊明醉归的情景，让我感受到古人生活的情趣和对生活的热爱。

这三幅古画，让我深深地被陶渊明与菊花的牵绊所打动。重阳节，这个承载着传统文化意义的节日，因为陶渊明与菊花的结合而变得更加富有诗意和内涵。在古人的笔下，菊花不仅是秋天的象征，更是高洁、坚韧、淡泊名利的代表。而陶渊明，这位伟大的田园诗人，以他对菊花的喜爱和赞美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精神上的榜样。这三幅古画，就像三面镜子，映照出古人对重阳节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态度，让我看到古人在重阳节这个特殊的日子，如何通过赏菊等活动来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。

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”当重阳节的阳光洒在身上，我仿佛能闻到那股淡淡的菊花香。我愿带着这份从古画中汲取的雅韵与情思，走进菊花的世界，与古人共赏秋光，同品菊香，让重阳的诗意在岁月中永恒流淌。

（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）

□刘永加

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又到重阳节，登高望远，自古就是人们赏景取乐、思念亲人的习俗。古人登眺的好去处有哪些呢？北京重阳节登高望远最好的去处是西山八大处，而对于不愿意出城的人们来说，城内中轴线沿线也有许多登高望远的好去处，景山、钟鼓楼、永定门外的燕墩、西便门外的天宁寺塔等地，都是登高观景、饮酒赋诗的场所。

据清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载：“京师谓重阳为九月九。每届九月九日，出郭登高……赋诗饮酒，烤肉分糕，洵一时之快事也。”那时，皇帝要到万岁山即景山登高拜佛、祈求福寿平安，并观览京城风光。景山是北京中轴线中心制高点，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建筑特色，登上后能够俯瞰北京城。

早先金代在中都北部修建离宫，开凿西华潭（今北海）时，即于此堆积小丘。元大都建成后，因正处城内中心，遂辟为专供皇家赏乐的“后苑”，名为“青山”，建有延春阁等建筑。明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时，将拆毁元代宫殿和挖掘护城河的渣土堆积其上，形成一座更高的土山。永乐十八年万岁山与紫禁城同时落成，成为整个北京城的最高点。

到明代中后期，经过多年的经营，万岁山遍植果树，通称“百果园”，又称“北果园”，其山上放养麋鹿仙鹤，山下以石砌墙。山顶建有玩芳亭，后改玩景亭、毓秀亭，又有长春亭、万福阁、集芳亭、会景亭、集仙室等建筑。明人文徵明曾作《万岁山》：“日出灵山花雾消，分明员峤戴金鳌。东来复道浮云迥，北极觚棱王气高。”重阳节皇族多来此登高，吃迎霜麻辣兔、菊花酒，以应节祈寿。

清顺治十二年，万岁山改称“景山”。此后康熙帝不仅到此登高望远，且对景山的优美景色多有御笔题咏之作，他的《初秋景山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新凉树色向金天，御辇遥停蔓草边。酷暑已过销夏日，清风才到有秋年。高临三殿九重阁，下看千家万户连。薄暮山亭观射毕，回宫复道起苍烟。”其另一首《九日幸景山登高》诗也写道：“秋色净楼台，登高紫禁隈。千门鸣雁度，万井霁烟开。翠拂奎舆上，云随豹尾来。佳辰欣宴赏，满泛菊花杯”，可以感受到康熙帝在景山上看到的重阳节北京之景色。

明清百姓进不得皇家园林，他们去何处登高呢？他们多是寻觅附近的寺院高塔、高台或较高的岗丘。南城居民多到天宁寺、法藏寺、陶然亭、兴盛寺、燕墩等地，北城居民则多去五塔寺、土城、蓟门烟树、清净化城塔等地。据《燕京岁时记》记载：“南则在天宁寺、陶然亭、龙爪槐（兴盛寺）等处，北则蓟门烟树、清净化城等处，远则西山八刹等处。”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也记载：“重阳日，北城居人多于阜成门外真觉寺五塔金刚宝座台

上登高，南城居人多于左安门内法藏寺弥陀塔登高。”

燕墩又称“烟墩”，位于永定门南侧，是一座砖台，始建于元代，为旧京“五镇”之一。燕墩是一座上窄下宽、平面呈正方形的墩台，原是一座土台，明嘉靖年间北京修筑外城时，才包砌以砖。清代乾隆曾在燕墩留下《御制皇都篇》《御制帝都篇》等碑文。墩台西北角有石门两扇，入门后可拾级而上，共45个台阶，登上台顶，这里几是城南制高点，向北可以一览全城，向南则可以眺望郊野，重阳日南城居民到此登高望远赏景祈福。

元代土城（今北京德胜门至安定门之间）本是城墙，明代整个城市南移，这里便成为遗址，到清代仅剩岗丘。清嘉庆道光时期杨静亭《都门汇纂》中有《竹枝词》：“土城关外去登高，载酒吟诗兴致豪，遥望蓟门烟树外，几人惆怅尚题糕。”显然，登高气爽之时，这里便成了登高游览胜地，甚至能看到很远的景色。

天宁寺位于广安门外，是北京创建年代最早的庙宇之一，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，高达55.38米。因此，天宁寺地势较高，可俯瞰京城。金秋时节，此地繁多的菊花盛开，成为南城百姓登高、赏菊的好地方。法藏寺旧名弥陀寺，位于天坛以东，寺内有弥陀塔，俗称法塔，建于金代大定年间，“高十丈，七级八面，面面有窗，每面有佛。”明景泰二年该寺重建，更名法藏寺。塔内有旋梯可登，登塔临窗，远眺龙潭湖秋波荡漾，野菊盛开，天坛内古柏森森，殿宇巍峨，瑟瑟秋风阵阵拂面，确有“高处不胜寒”之感。五塔寺原名真觉寺，位于西直门外，“台高5丈，缘石阶可登，极目四望，长河蜿蜒如带，乱叶飘丹，西山凝紫，斑斓景色一览无余。”

据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载：“重阳日，北城居人于西直门外真觉寺五塔金刚宝座台上登高。”

自古就有“晨钟暮鼓”之说的钟鼓楼，始建于元代至元年间，是元、明、清三朝的报时中心，也是当时中轴线北端的顶点，人们同样会在这里登高望远。人们登上钟鼓楼不仅可以望远赏景，还能聆听声传十里的钟声。过去老北京曾有“九门八典一口钟”的谚语，意思是北京内城的九个城门启闭，都要听钟楼的钟声为信号；皇城和紫禁城的更夫也要听钟楼的钟声行动；大臣上早朝，三更起床，四更到午门外朝房等候，五更上朝，均要以此为信号。

清代重建钟鼓楼时，乾隆皇帝为此专门写了《御制重建钟鼓楼碑记》，其中对当时钟楼撞钟报时的情形，有过生动形象的描述：“当午夜严更，九衢启曙，景钟发声，与官壶之刻漏，周庐之铃柝，疾徐相应。清宵气肃，轻飏远扬，都城内外，十有余里，莫不耸听。”元明清时期，北京钟楼周围并无高大建筑物，如果用力敲响铜钟，显然可以在很远处听到。乾隆皇帝所言“都城内外，十有余里，莫不耸听”，应不虚也。

【短史记】

中轴线上登高望远